

从上游冲下来的故事和待占卜的叶子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17-09-18 09:20

(摄于云南迪庆)

又一次洪水来了，在上游裹挟和围堵住一个村庄。没有人会继续等待一个方舟，所有失去机会和被遗留在这里的人，老人和孩子，被大水冲往下游。这条横穿国境东西的大河曾经是这片土地上的命脉，孙子孙女第一次枕着自己胳膊睡着听到脉搏的声音之后发问，老人们会说那是村庄外那条河的声音。

河流曾经载有无限的生命，老人们热衷于描绘鱼虾和孩子们一起跳舞的光景，可是这些很久前就不存在了。河流已经死了，没有人会对它再有某种亲近感，村庄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偶有孩子溺死，这是村庄和河流的不多的联系。年轻人从陆路离开，一卡车一卡车的沿着公路和或者是铁轨，去往下游，那里有城市，他们离开的时候对老人说：照顾好你们的孙子孙女啊，你会看见下游城市的烟，就是我们对家乡的想念。

老人揉了揉很久的眼睛，看不到任何消息，人同烟一样散了。孙子孙女在一年结束时候也会站在屋顶眺望下下游城市的方向，还有村庄外流淌的河流。有时候趁着老人在灶前打盹，小孩子们去往河边，已经挖不出来任何有甲壳的坚固东西，或者用鱼腹藏书，他们就丢下一片被自己用手反复摩挲过的叶子，像是给叶子包浆，抹上防水层，以防止任何透露给叶子的信息遗失。每片叶子就飘飘摇摇地流至下游，在那个城市的市中心，游客从渡轮上岸，看到一些聚集在堤岸边的叶子，和“思念汤圆”“可爱多”等等这样的包装纸一起，埋怨几句河里太脏之后，和城市的天际线合影，离开。

出生在上游那个村庄，而后一直在这个城市流浪的王道士会定期去河边收集这些叶子，装在麻袋里，在道观后边晒干，像是灼烧甲骨一样，叶子上经络纹路也出现和清晰起来。他坐在道观的小树林里一个人一片一片地阅读起树叶，嘴里咕噜咕噜的。有人问，就说是甲骨文，贝叶经，说吉凶之类的，王道士说，不过这不是占卜，不是预测，而是上游已经确实确实发生了什么。

毕竟除此之外没有一个人知道上游的村庄会发生什么，或者所有人都不会预见那里会发生什么。

树叶里都是村庄里老人和孩子的声音，说今年的收成，说家里的老鼠和地里的蚂蚱，说村里离开的老人和消失的孩子，还说爸爸妈妈提到的城市里的烟从上游一丝也看不见。秋天的时候，这些载有上游信息的叶子像过期的纸张一样和其他落叶一起变黄，王道士把信息记录下来后和其他厚厚的黄色落叶都扫到道观的一角。彻底干枯和被雪覆盖之前，会不断的有飞鸟造访，希望候鸟会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从上游冲下来的树叶在不断传递上游村庄里的信息，王道士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记录和积累这些从叶脉中释读出来的消息。但是一年一年的，抵达而来的叶子越来越少了，王道士在几千里之外的下游感觉到自己出生时候的村庄也在越来越小。“应该是没什么可以说给树叶听的了吧。”他把那些载有死讯的树叶单独拿出来，反复确认了姓名之后，在道观里有斋蘸法事的时候顺便把他们也超度了。树叶有一个单独的牌位，最后和其他纸幔被烧掉，散作青烟。

每年夏天季风带来降雨和高山的冰雪融水推动河流速度加快，载有讯息的叶子不再是缓慢的平邮了，通常一周之内就能抵达下游。在雨水最大的那天，老人会主动带着孩子来到河边，源源不断地把树叶送往下流，在暴雨降临之前树叶都已经准备好了，勤勉的老人和孩子让路上穿行准备食物的蚂蚁大吃一惊。村子里各种树木和枝条上最漂亮最大的叶子都被采摘了下来，放在筐子和簸箕里，肩扛头顶，就连家里的猫，所有把家称之为家的生物都出现在河边了，像丰收之后要给神祇最丰盛的献祭，感谢雨水，不只是滋润了庄稼谷物，还能将想要说的话以最快的速度送达。老人和小孩子双手托捧着树叶，被雨声打湿的声音浸入树叶中，离开树木后的树叶，再次感受到生命一样，纹

理清晰和放大，叶缘饱满起来，各种词汇和句子涌入，新陈代谢以另一种能量介质进行着。树叶们被不断抛入水中，带着最后祈祷的声音离开了，在暴涨的河水中打着转赶往下游。

王道士最忙的时间自然也就是雨水之后的季节，和年节快递爆仓一样，树叶在堤岸搅动一片死水区。城市里的人看到这些上游带来的叶子，又一次忘记上游的荒芜。

今年的降雨量预测会更多，王道士早早就在河堤旁边等待叶子们到来了，可是雨水过去之后并没有听到上游的消息。查看天气预报，并没有家乡村庄确切的天气信息，从周围地区的降水来看，叶子应该已经抵达下游了。

家乡是一个在河岸山脚下的小村庄，除了和周围地区有行政上联系，几乎完全孤绝。王道士离开家乡之后，回去过一次，翻山越岭辗转数日，和自己离开时候的景象差不多，老人看儿童看狗。那里是最安静的地方了，能听见百米之外你想听见的一滴雨声，靠着这种对于外来声音的捕捉，来度过村庄静默的岁月。

又过了三天，浑浊的河水终于送来了王道士在等待的叶子，收集后晾干，摊开在道观的后院中，王道士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相似的叶子，再也不相信没有两片叶子是相同的这样的鬼话了。王道士戴上眼镜小心仔细地趴在每一片树叶上观察。色泽，形状，纹路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相应的，每一片叶子都能读出相近的含义。

释读完所有能找到的树叶之后，王道士惊慌地瘫坐在地上，这一次是真正的他的家乡已经回不去了。

几天前上游的山洪暴发之前，村庄里几乎所有人都聚集在河岸希望自己的叶子能搭上河里最快的一个浪头，迅速抵达到下游城市的河岸。不知听谁说的，下游城市里的人在下雨的时候也会在外边，因为城市是一个无法停下来的地方。而村子后边最先发现洪水的人已经赶不及来河岸报告了，洪水席卷一切从山上一直到河岸，手持一片树叶的老人和孩子，像在小水池里的昆虫妄图逃生，可是叶子太小了，即使它被用来传载最丰富的信息。于是王道士从树叶里看到多是求生的声音，或者只是简单呼叫声，却语意不明，晦涩难懂，像是害怕，又像是解脱。王道士听师傅说，一些上吊死的人其实最后都是开心地吐出来舌头。

王道士确定自己手上一片片完整的树叶，都是上游村庄里已经残缺的生命了。他去辖区的派出所报警，说上游自己家乡的村庄被洪水冲没了，现在去的话，说不定还能救到几个人。派出所民警以非本辖区事务礼貌地拒绝了，王道士又到市一级和省一级的各种相关机构求助，可是手中一把从河里捞出来的叶子能作为什么证据呢？他又去工业区有很多老乡工作的一个工厂，在餐厅他找到自己知道的老乡们，然后从袋子里一片一片地掏出叶子，派发给每一个他能确定的人：你爸妈的，你儿子的，你女儿的，你叔叔的，你爷爷的，你奶奶的……所有人都疑惑的注视。王道士说：叶子！这些叶子！你们仔细看！靠近点仔细看！听，还有听！听也行，贴近了，用耳朵听！它们都是你家人想给你们说的话！快看啊，听啊？！楞什么？

王道士示范了一下，像是一个捧着甲骨的祭司一样，在传达一种不可违抗的旨意。所有的人都低下头看着手中的叶子。叶子并没有重量可言，家乡的人依旧困惑究竟发生了什么。王道士说，“家乡的村庄，已经没了，很多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的都已经被山洪冲走了，死了，很可能都死了。这些叶子就是他们被洪水冲倒之前说的话，他们喊救命，喊你们的名字，喊身边爷爷奶奶孙子孙女的名字，喊家里的狗的名字，喊地里的庄稼，你们看不见听不到么？”

王道士放弃了，他本来就应该预料到这一种结果的，不然他之前每次搜集到叶子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告诉家乡的人们了，他们不知道会不会相信那些时候的消息呢？王道士想起被自己扫到院子角落被飞鸟带走那些叶子，它们当中有很多思念，对父母儿女，还有对外面从未去过的世界就已经膨胀开的思念。这些消息都像是气球一样，由叶子带着，或者带着叶子，越过千万里地来到下游，来到家人所在的这个城市。王道士手摸着这些干枯的叶子，里边依然有很多温暖柔软的汁液。

有一片叶子可能是王道士最喜欢的，他单独拿了出来，塞在自己书里当书签，晚上王道士能看见从那片叶子里爬出来的老家邻居老刘家的孩子，在云笈七签等书里边爬来爬去。王道士想他哪里能看懂那些字呢？又怀疑小孩子那么

小就开始求道了？

王道士决定自己亲自回老家看一看的前天晚上，新闻里终于出现上游遭受洪灾的消息了，但并没有电视画面播出，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偏了，要等到军队派直升机才行。城市里意识到上游灾难的人，担心下游会不会也有洪水，听到是山洪之后稍微安心，但还是比平时更加关注天气信息了。而派出所和老家的工人来到道观里找到王道士不明就里地问，上游究竟怎么了？现在怎么样了？

“怎么了，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了。新闻不也刚刚说了么，山洪啊，人没了。”王道士又掏出之前的叶子，“就是它们告诉我的。”

“那现在呢？村里还有人么？”妄存侥幸的人问。

王道士把他们都带到了河堤旁边，从下午等到晚上，又飘下来一些叶子。王道士从水里取了出来，“要听么？”

大家点了头。

王道士对着叶子又念了另外一批死者的名字。

之后就没有新的叶子出现了。

他还是亲自回了趟家乡的村庄，在大洪水之后，没有鸽子和橄榄枝，自己也不是诺亚。

。
。
。
。
。
。
。
又是一个好大的
的
二维码
呀
我不会
弄小